



# 现代中国文学史

## 现代中国文学史

钱基博 ①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# 现代中国文学史（上）

钱基博



吉林出版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:全2册/钱基博著. — 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2017.2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581-1912-5

I. ①钱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史  
IV. ①I20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7600 号

##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 (全二册)

---

著 者 钱基博

出版策划 杜贞霞

责任编辑 齐琳 王昌凤
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482 千字

印 张 33.5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:010-63109269

发行部:010-51396619
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581-1912-5

定价:76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# 目 录

序 / 1

绪 论 / 4

文 学 / 4

文学史 / 7

现代中国文学史 / 10

编 首 / 12

总 论 / 12

上 古 / 13

中 古 / 21

近 古 / 26

近 代 / 31

## 上编 古文学

一 文 / 41

魏晋文 / 41

## 2 现代中国文学史

---

骈文 / 115

散文 / 154

二 诗 / 215

中晚唐诗 / 215

宋诗 / 253

三 词 / 298

四 曲 / 323

## 下编 新文学

一 新民体 / 353

二 逻辑文 / 435

三 白话文 / 502

跋 / 527

## 序

余读班、范两《汉书》、《儒林传》分经叙次，一经之中，又叙其流别；如《易》之分施、孟、梁、丘，《书》之分欧阳、大小夏侯，其徒从各以类次，昭明师法；穷原竟委，足称良史。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，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。略仿《儒林》分经叙次之意，分为二派：曰古文学，曰新文学。每派之中，又昭其流别；如古文学之分文、诗、词、曲，新文学之分新民体、逻辑文、白话文。而古文学之中，文有魏晋文与骈文、散文之别；诗有魏晋、中晚唐与宋诗之别，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；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，附著于篇。至诗之魏晋，其渊源实出王闳运、章炳麟，而闳运、炳麟已前见文篇，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，以明宗旨；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，以昭流别；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。特是学者猥众，难以悉载。今但录其卓然自名家者，著于篇。

又按《汉书·儒林》每叙一经，必著前闻以明原委；如《班书》叙《易》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《易》孔子，《范书》之必称“前书”是也。是编亦仿其意，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；而一派之中，必叙来历，庶几展卷了如；要之以汉为法。特是规模粗具，而才谢古人。《汉传》经师，人系短篇，简而得要。仆纂文士，传累十纸，详而蘄尽。闻之前人：粤在明季，南浔庄氏为《明书》，中王阳明一传，有上下卷，

共三百餘页；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！陈寅清《榴龕随笔》。传者以为笑。

《书》曰：“辞尚体要。”言史之论纂，贵简不贵烦也。然史笔贵能简要，而长编不厌求详。昔在鄞县万斯同季野草《明史》，每为一传，必就故家长老求遗书，考问往事，旁及郡志邑乘，杂家志传之文，靡不网罗；参伍而为长编，緼緼数十纸，传写者为腕脱；每语人曰：“昔人于《宋史》已病其繁芜，而吾所述将倍焉。非不知简之为贵也！史之难言久矣，非事信而言文，其传不显。李翱、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，暗昧而不明，由无迁、固之文是也。而在今则事之信为尤难。盖俗之偷久矣，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，一家之事，言者三人，而其传各异矣！言语可曲附而成，事迹可凿空而构。其传而播之者，未必皆直道之行也！其闻而书之者，未必有裁别之识也！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，故先为之极，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，而所不取者，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！”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·万先生传》。可谓有慨乎其言之！然则详者简之所自出也！会稽章学诚实斋亦言：“古人一事，必具数家之学；著述与比类两家，其大要也。班氏撰《汉书》为一家著述矣；刘歆、贾护之《汉记》，其比类也。司马光撰《通鉴》，为一家著述矣；二刘、范氏之《长编》，其比类也。古人云：‘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。’‘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’为职故事、案牘、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，于是有比次之法！”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外篇·报黄大俞先生》。仆少耽研诵，粗有睹记；信余言之不文，幸比次以有法。征文，则扬、马侈陈词赋，《汉书》之成规也。叙事，则王、谢详征轶闻，《晋书》之前例也。知人论世，详次著述，约其归趣，迹其生平，抑扬咏叹，义不拘虚，在人即为传记；在书即为叙录，吾极其详，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。署曰长编，非好为多多益善也！吾为刘歆、贾护，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！吾为二刘、范氏，而蕲人之为司马君实焉！不亦可乎？

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。其义昉于太史公，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，而见意于《项羽本纪》，藉项羽之口以吐之曰：“非战之罪也，

天也！”叙平原君之好客，而见意于《魏公子列传》，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：“平原君之游，徒豪举耳！”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，激射映发，以见微旨。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，详见《康有为》、《梁启超》篇；而戊戌党人之不履人意，则见义于《章炳麟》篇，藉章氏之论以畅发之，如此之类，未可更仆数；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。至若林纾之文谈，陈衍之诗话，况周颐之词话，以及吴梅之曲话，其抉发文心，讨摘物情，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，并删其要，著于篇。亦《班书·贾谊传》载《政事诸疏》、《董仲舒传》录《天人三策》之例也。要之叙事贵可考信，立言蘄于有本。聊疏纂例，以当发凡。

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日

无锡钱基博叙于光华大学

## 绪 论

### 文 学

治文学史，不可不知何谓文学，而欲知何谓文学，不可不先知何谓文。请先述文之涵义。

文之含义有三：（甲）复杂。非单调之谓复杂。《易·系辞传》曰：“物相杂故曰文。”《说文·文部》：“文错画，象交文。”是也。（乙）组织。有条理之谓组织。《周礼·天官·典丝》：“供其丝纁组文之物。”注：“绘画之事，青与赤谓之文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五色成文而不乱。”是也。（丙）美丽。适娱悦之谓美丽。《释名·释言语》：“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，会集众字以成辞义，如文绣然。”是也。综合而言：所谓文者，盖复杂而有组织，美丽而适娱悦者也。复杂，乃言之有物。组织，斯言之有序。然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，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！

文之涵义既明，乃可与论文学。

文学之定义亦不一：

（甲）狭义的文学。专指“美的文学”而言。所谓美的文学者，

论内容，则情感丰富，而不必合义理；论形式，则音韵铿锵，而或出于整比；可以被弦诵，可以动欣赏。梁昭明太子序《文选》：“譬诸陶匏为人耳之娱；黼黻为悦目之玩”者也。“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……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；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若贤人之美辞，忠臣之抗直，谋夫之话，辩士之端，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。所谓坐狙丘，议稷下，仲连之却秦军，食其之下齐国，留侯之发八难，曲逆之吐六奇，盖乃事美一时，语流千载，概见坟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，虽传之简牍，而事异篇章；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于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，所以褒贬是非，纪别异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夫赞论之综辑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于沈思，义归乎翰藻，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……名曰《文选》云耳。”所谓“篇什”者，《诗》，《雅》，《颂》十篇为一什，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。由《萧序》上文观之，则赋耳，诗耳，骚耳，颂赞耳，箴铭耳，哀诔耳，皆韵文也。然则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。非文学也，子（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）非文学也，史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。非文学也，惟赞论之“综辑辞采”，序述之“错比文华”，“事出沈思”，“义归翰藻”，与夫诗赋骚颂之称“篇什”者，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！梁元帝《金楼子·立言》篇以“扬榷前言，抵掌多识者谓之笔；咏叹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”，又云：“至如文者，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摇会，情灵摇荡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总述》篇曰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，有韵者文也。”持此以衡。虽唐宋韩、柳、欧、苏、曾、王八家之文，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；以事虽出于沈思，而义不归乎翰藻；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者也。夫文学限于韵文，此义盖有由来；然而非其朔也。大抵六朝以前，所谓“文学”者，“著述之总称”，所包者广。六朝以下，则“文学”者，“有韵之殊名”，立界也严。其大较然也。然吾人倘必持狭义以绳文学，则所谓文学者，殆韵文之专利品耳！倘求文学之平民化，则不得不舍狭义而取广义。

(乙) 广义的文学。“文学”二字，始见《论语》，子曰：“博学于文。”“文”指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而言，不限于韵文也。孔门四科，文学子游、子夏，不闻游、夏能韵文也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、商、孙、吴之书者，管、商之书，法家言也；孙吴之书，兵家言也；而亦谓之文学。汉司马迁《史记·自序》曰：“汉兴，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则文学彬彬稍进。”举凡律令、军法、章程、礼仪，皆归于文学。班固撰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凡六略：“六艺”百三家，“诸子”百八十九家，“诗赋”百六家，“兵书”五十三家，“数术”百九十家，“方技”三十六家，皆入焉。倘以狭义的文学绳之，六略之中，堪入“艺文”者，惟“诗赋”百六家耳；其“六艺”百三家，则《萧序》所谓“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”也；至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与夫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太史公书》之并隶入“春秋”家者，则《萧序》所谓“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”也。诸子、兵书、方技、术数之属，则《萧序》所谓“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”者也。然则“文学”者，述作之总称，用以会通众心，互纳群想，而表诸文章，兼发智情：其中有偏于发智者，如论辩、序跋、传记等是也。有偏于抒情者，如诗歌、戏曲、小说等是也。大抵知在启悟，情主感兴。《易》、《老》阐道而文间韵语，《左》、《史》记事而辞多诡诞，此发知之文而以感兴之体为之者也。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，明议是非，作俑于唐之昌黎，极盛于宋之江西，忘比兴之旨，失讽谕之义，则又以主情之文而为发知之用矣！譬如舟焉，智是其舵，情为帆棹；智标理悟，情通和乐，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。

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：

哲学解释自然 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，复努力以求解释之。

科学实验自然 乃为自然之部分的观察，以求实验而证明之。

文学描写自然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，必离我于自然，即以我为实

验者之谓也。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，必融我入自然，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。

## 文学史

文学之义既明，请论史之为物。

《说文·史部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又持中，正也。”然则史之云者，又《说文》：“又，手也。”持中以记事也；中者，不偏之谓，章炳麟曰：“记事之书，惟为客观之学。”夫史以传信，所贵于史者，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，而非贵其有丰厚之主观的情绪也，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。推而论之，文学史非文学。何也？盖文学者，文学也。文学史者，科学也。文学之职志，在抒情达意。而文学史之职志，则在纪实传信。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，文学史乃纪述之事，论证之事；而非描写创作之事；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，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，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，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，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，科学之范畴也。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。更推是论之，太史公《史记》不为史。何也？盖发愤之所为作，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：其文则史，其情则骚也。胡适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不为文学史。何也？盖褒弹古今，好为议论，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；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。夫纪实者，史之所为贵；而成见者，史之所大忌也。於戏！是则偏之为害，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。史之云者，又持中以记事也。《周书·周祝》、《荀子·性恶》注：“事，业也。”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注：“事业谓作业也。”然则记事云者，记作业也。史之云者，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。文学史云者，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，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，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。

中国无文学史之目，文史之名，始著于唐吴兢《西斋书目》，宋欧阳修《唐书·艺文志》因之；凡《文心雕龙》、《诗品》之属，皆入

焉。后世史家乃以诗话、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。《中兴书目》曰：“文史者，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。”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，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。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！

自范曄《后汉书》创《文苑传》之例，后世诸史因焉；此可谓之文学史乎？然以余所睹记：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！如班固、蔡邕、孔融不入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，潘岳、陆机、陆云、陈寿、孙楚、干宝、习凿齿、王羲之不入《晋书·文苑传》，王融、谢朓、孔稚珪不入《南齐书·文学传》，谢灵运、颜延之、鲍照、王融、谢朓、江淹、任昉、王僧孺、沈约、徐陵不入《南史·文学传》，元结、韩愈、张籍、李翱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杜牧不入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，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、陈亮、叶适不入《宋史·文苑传》，宋濂、刘基、方孝孺、杨士奇、李东阳不入《明史·文苑传》，然则入《文苑传》者，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！且作传之旨，在于铺叙履历，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！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！呜呼！此所以谓之“文苑传”，而不得谓之“文学史”也！盖文学史者，文学作业之记载也；所重者，在综贯百家，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，洞流索源，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；在记载文学作业，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。文学家之履历，虽或可藉为考证之资，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：“人种、环境、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；欲研究一种著作，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、环境及时代。”质而言之：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。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，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。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，几于买椟还珠矣！

文学著作之日多，散无统计，于是总集作焉！一则网罗放佚，使零章残什，并有所归；一则删汰繁芜，使莠稗咸除，菁华毕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鉴，著作之渊薮矣！昔挚虞始作二书：一曰《文章志》，一曰《文章流别》，《文章志》四卷，《文章流别》三十集，见《晋书》本传。今其书佚不见，而体裁犹可悬揣而知；盖《志》如今之严氏《全上古三代

文》，以人为纲；而《流别》疑如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，以文体为纲者也。尔后作者，代不乏人：梁昭明太子之《文选》，宋姚铉之《唐文粹》，吕祖谦之《宋文鉴》，真德秀之《文章正宗》，元苏天爵之《元文类》，明唐顺之之《文编》，黄宗羲之《明文海》，清严可均之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姚鼐之《古文辞类纂》，姚椿之《国朝文录》，李兆洛之《骈体文钞》，曾国藩之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王先谦、黎庶昌之《续古文辞类纂》，王闿运之《八代文选》，其差著者也。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；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；于文章嬗变之迹，终莫得而窥见焉。则是文学作品之集，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。独严氏书仿明梅鼎祚《文纪》，起皇古迄隋，博搜毕载，是为总集家变例；然与史有别者，以所攷兀者，不在文学作业之记载，而在文学作品之集录也。此只以与文史、文苑传，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焉尔！

昔刘知几谓作史有三难，曰才，曰学，曰识。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，曰事，曰文，曰义，孟子谓“其事则齐桓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”者也。夫文学史之事，采诸诸史之文苑；文学史之文，约取诸家之文集；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。然设以人体为喻：事譬则史之躯壳耳，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，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！余以为作中国文学史者，莫如义折衷于《周易》，文裁则于班、马。《易·系辞传》曰：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。”又曰：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……以动者尚其变……通其变，遂成天下之文。”而文学史者，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，而通其变，观其会通者也。此文学史之所谓取义也。至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于六艺而后，周、秦诸子，若孟、荀、三邹、老、庄、申、韩，管、晏、屈原、贾生，虞卿、吕不韦诸人，情辞有连，则裁篇同传；知人论世，详次著述，约其归趣，详略其品，抑扬咏叹，义不拘墟，在人即为列传，在书即为叙录。其后《班书》合传，体仍司马而参以变化；一卷之中，人分首尾；两传之合，辞有断续；传名既定，规制綦密。然逸民四皓之属，王、贡之附

庸也；王吉、韦贤诸人，《儒林》之别族也；附庸如颛臾之寄鲁，署目无闻；别族如田陈之居齐，重开标额；征文，则相如侈陈词赋；辨俗，则东方不讳谐言；盖卓识鸿裁，犹未可量以一辙矣！此尽可取裁而以为文学史之文者也。然而世之能读马、班书而通其例者鲜！读《周易》而发其义于史者尤鲜！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，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言，通黄帝、尧、舜至于秦、汉之世，可谓观其会通者矣！所惜者，观会通于帝王卿相之事者为多，观会通于天下之动者少，不知“以动者尚其变”耳！

## 现代中国文学史

吾人何为而治文学耶？曰：“智莫大于知来。”“来何以能知？”“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。”故治史之大用，在博古通今，藏往知来。盖运会所届，人事将变，目前所食之果，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，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；此史之所以为贵。而文学史者，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，而通其变，观其会通者也。民国肇造，国体更新；而文学亦言革命，与之俱新。尚有老成人，湛深古学，亦既如荼如火，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，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；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；人主出奴，聚讼盈庭，一哄之市，莫衷其是！榘而为论，其弊有二：一曰执古，一曰骛外。何为骛外？欧化之东，浅识或自菲薄，衡政论学，必准诸欧；文学有作，势亦从同，以为“欧美之学，不异话言，家喻户晓，故平民化。太炎、畏庐，今之作者，然文必典则，出于尔雅；若衡诸欧，嫌非平民。”又谓：“西洋文学，诗歌、小说、戏剧而已。唐宋八家，自古称文宗焉；倘准则于欧美，当摈不与斯文。”如斯之类，今之所谓美谈；它无谬巧，不过轻其家丘，震惊欧化，降服焉耳！不知川谷异制，民生异俗，文学之作，根于民性；欧亚

别俗，宁可强同！李戴张冠，世俗知笑，国文准欧，视此何异。必以欧衡，比诸削足；屡则适矣，足削为病！兹之为弊，谥曰“骛外”！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；崇归、方以不祧，鄙剧曲为下里，徒示不广，无当大雅！兹之为弊，谥曰“执古”！知能藏往，神未知来，终于食古不化，博学无成而已！或难之曰：“子之言自论文耳！倘文学言史，舍古何述？宁不稽古，即可成史！”请晓之曰：史不稽古，岂曰我思。然史体藏往，其用知来；执古御今，柱下史称；生今反古；谥以愚贱！文学为史，义亦无殊；信而好古，只以明因；阐变方今，厥用乃神；顺应为用，史道光焉！吾书之所为题“现代”，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，此物此志也。然不题“民国”而曰“现代”，何也？曰：“维我民国，肇造日浅，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，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；甚者遗老自居，不愿奉民国之正朔；宁可以民国概之！而别张一军，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，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，胡适之白话文学耳。然则生今之世，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，斯亦廛矣！”治国闻者，倘有取焉！

## 编 首

### 总 论

昔清儒焦循以为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，欲自《楚骚》以下，撰为一集：汉则专取其赋，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，唐则专录其律诗，宋专录其词，元专录其曲。而胡适亦谓：“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，周秦有周秦之文学，汉魏有汉魏之文学，唐、宋、元、明有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文学。”披二十四朝之史，每一鼎革，政治、学术、文艺，亦若同时告一起讫，而自为段落。然事以久而后变，道以穷而始通，殷因夏礼，周因殷礼，其所损益者微也。秦燔诗书，汉汲汲修补，惟恐不逮；其所创获者浅也。六代骈俪沿东京之流。北朝浑朴启古文之渐。唐之律诗，远因陈、隋。宋之诗馀，又溯唐季。唐之韩、柳，宋之欧、苏，欲私淑孟、庄、荀、韩以复先秦之旧也。元之姚、虞，明之归、柳，清之方、姚，又祖述韩、柳、欧、苏以迫唐宋之遗也。是则代变之中，亦有其不变者存！然事异世变，文学随之，积久而著，迹以不掩；而衡其大较，可得而论；兹以便宜分为四期：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，名曰上古；骈散未分，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。第二期自